

## 思绪点滴

## 心灵的故乡

■张虎勇

要说最让人难以割舍的感情,我想,对故乡的深深怀念大约是不二之选吧。每个人的生活起点,每个人的记忆扉页,每个人的情感原码,毫无例外都深深地烙印在故土的山水间。

人有许多重要的东西,身体健康、事业有成、家庭和睦、经济独立,等等。然而,人生最重要的,可能还是让心灵有个安详的归处,给心灵一个美好的故乡。

心灵的故乡究竟在哪里?在脚下吗?脚下的土地为什么总是那样松软,松软得吾心

总存怯怯,总想背起行囊远走高飞。在远方吗?远方的天空又为什么总是那样缥缈,缥缈得吾心总生离离,千万次都在梦里呼唤着故乡的风。游走的心灵在忐忑间徘徊,在不安中踟蹰,在迷茫中彷徨,无处停留。心灵的故乡,属于世外桃源吗?

一颗宁静的心灵,不仅需要有一个水波不惊的港湾,还需要有一个生机勃勃的根据地。前者为了安放心灵的宁静。没有心灵的宁静,心性不会淡定,身体也无处安放。后者为了释放心灵的潜能。心灵需要自由的飞翔,才能好风借力赋能前行,创造超乎想象

的无限可能。

心灵的故乡,是什么模样,我没见过。但我知道,每个人的故乡,就在那个看得见水,望得到山,记得住乡愁的地方。那山那水那事那人,总是具象的生动的,许多往事像放电影一样历历在目。心灵的故乡,就在这熟悉又陌生的背后,那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,抽象而灵动的,为气为魂为筋骨为信仰的地方。

这个地方有柳暗花明的和畅,也有山重水复的屈曲。这个地方有通往天堂的天梯,也有通往地狱的电梯。是最宁静,也可能是最喧嚣,是最美好,也可能是最糟糕的地

方。心灵故乡,是一个需要全身心去建设修炼的广阔天地。

此刻在岁月年轮里的心之历程,是一部心灵故乡的变迁史。

少年时候的心是透明的,明净澄澈无杂质,无忧无虑单纯可爱,有滋有味天真无邪,有原生态的梦里老家般的厚朴。

中年时候的心是阳光的,怀着美好的憧憬,带着奋斗的干劲,一路跋山涉水奔向内心的目标,有新生代的画里老家的厚重。

老年时候的心是平和的。眼中已没有高峻崎岖的山峦,脚下已没有汹涌呼啸的江湖,耳中传来的是涛声依旧悠然如诉的旋律,心中感念的

是把根留住的陶然如醉的韵律。

心灵重在知淡。心咸易为物阜所累,易为物欲俘虏。心淡则自由自在,是人生的至境。

心灵乐在知足。知足是一种豁达,良田万顷,日食一升;广厦千间,夜眠七尺。心灵需要定力,不畏时光磨洗,不怕岁月消蚀,认定的信念,永远锚定在恒定不移的坐标上。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

让心灵在内心扎根,就是给心灵一个原点,给人生一个支点,给自己一个归宿。归去来兮,安顿的是身体,告慰的是心灵;而心灵的故乡,就在这身安心得的地方。

## 时令素描

## 西瓜之梦

■余喜华

独乐乐,不如众乐乐。露台的西瓜熟了,邀请来亲友们一起分享劳动成果。考虑到只有一个瓜成熟,怕人多不够吃,事先买了一个大西瓜备用。在众目睽睽下,拿起刀来切瓜,感觉像是切在石头上,硬邦邦的,猛用力,终于切成两片,未见一点红色,竟是个“白蒲瓜”。只好再将买的瓜切与众人分享。一个多月的期待,竟是这样的结果,心情很沮丧。

上述情景,是几天前夜里的一个梦境。

从开花,到结出虎皮纹的小球果,再一天天看着它膨大。屈指一算,迄今已超过40天。记得小时候长辈说过,西瓜从开花到成熟,需要40天才可采摘。终于摘下今年第一个西瓜,量了一下,直径约13厘米,虽也是小型的,相比于它扎根的花木箱和浅薄的泥土,算得上成果丰硕了。

这是第二次在露台上收获西瓜。前一次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,那时在落地窗前种了几棵葫芦,套种了一株西瓜。葫芦长势茂盛,布满整个窗前,像一幅天然遮阳网,结了几个硕大的葫芦,风干后,保存至今。

那株西瓜秧也结了一个瓜,却长不大,真正的袖珍瓜,收获时只有拳头般大,瓜瓢中心一点红。这袖珍西瓜是被女儿吃掉的,那时女儿还很小,这个西瓜也仅够她吃几口,仍然吃得她满脸兴奋。

不知道那晚为什么会

做这样一个梦?而我小时候确实有过西瓜梦的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人们普遍还不富裕,西瓜虽然产于农田,但对于种地的农民来说,仍是难得享受的奢侈品。我童年的前半期,处于集体化时期,物资非常缺乏;后半期虽已分田到户,也仅仅解决吃饱问题。因此,盛夏消暑的西瓜,对于我们来说,一个夏天,只能享受一两回,那也是在夏粮入库后,西瓜相对价贱时。平日里消暑解渴的饮品,无非是白开水或者奶奶自己熬制的夏枯草凉茶。

不像南瓜、冬瓜,在房前屋后的瓦砾地撒几粒种子,就回报你瓜果丰硕的一夏。西瓜喜土地肥沃的沙性土壤,我们村庄的水旱田可能不适合种西瓜,很少见到有人种。我姑丈家有些山地,每年会种些西瓜、甜瓜,我会时时惦记着。一年立秋后,去姑丈家吃“七月半”,姑丈切开一个大西瓜,这是留作种子的西瓜,瓜瓢红红的,熟透了。虽然吃起来有沙沙感,但很甜很甜,仍是一次很开心的享受。还有一次,大伯公在他那一分多的自留地上种了十几株西瓜秧,收获了十几个大西瓜。大伯公挑了一个最大的给我们分吃,其他瓜都拿到集市上卖掉了。那是我童年唯一一次西瓜饕餮盛宴。

我把露台西瓜切成两片,为了不至于浪费一滴瓜汁,我和妻用勺子挖着吃。瓜的甘甜在舌尖回味,那些个梦在脑海里回荡。



海鸥 韩凤平 摄

## 微型小说

## 一如既往升级版

■翁建飞

周六下午,上级主管部门莅临某协会开展评优考核,高会长在向与会领导汇报完工作后,照例搬出比如“希望上级领导给予本会一如既往的关心与指导”之类的客套话,以表敬重而博人欢心。

岂料,高会长将一如既往这句成语念成“一既如往”,在座听者心里明白,但嘴里都没点破,只有个别人若有所思地瞟了高会长一眼,又不动声色地继续聆听。

汇报会结束,随从高会长的盖秘书内心充满矛盾:将一

地重蹈覆辙。

考虑再三,盖秘书最终还是打消了提醒高会长的想法。他宁可相信这只是一个口误,并非高会长学识浅薄,对一如既往这个成语也没有弄懂。

还别说,怕什么就来什么。盖秘书所料想的“保不定”,在同样一个周六的下午如期而至。HB协会的一位会员单位举行青年才艺选拔赛,高会长和盖秘书应邀出席。活动接近尾声时,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把高会长“推”上了主席台。

高会长右手接过话筒,左手对准话筒口“叭叭”两下,试

过声音后说开了:“这个比赛搞得很不错,融入其中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年轻了许多,协会对此将给予一望无际的关心、关注,

并提供必要的精神与物质上的支持!”

台下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与之前不同的是,这一阵掌声中夹杂着一声声呼喊:“一望无际,无边无际,简直太诗

意、太浪漫啦!高会长实在高!”

而此刻的活动现场,唯独一人两眼瞪得溜溜圆,一点儿也浪漫不起来,他便是高会长的随从盖秘书。他自责又懊悔,悔自己上次没及时把高会长说错了的“一如既往”如实地纠正过来,以至于“口误”再度发生,一如既往居然从“一如既往”升级到“一望无际”。

教训深刻,盖秘书在经过一番思忖后断然决定:下回提前给高会长备好讲话稿,免得一如既往地再出差错。

## 真情如斯

## 赵焕明,文学圈的良师益友

■王珍

有幸在采风中认识了赵焕明老师——杭州余杭的文化名人。赵老师温和、儒雅、谦虚、低调,是真正有内涵、有学问的文化人。倒是我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碰到了同伙一般,胸无城府,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聒噪。

我开口闭口说我们余杭区怎么怎么的好,搞得自己像个土生土长的余杭人一般傲娇。赵老师直接把我当老乡,一口余杭乡音和我对话。

实际上,我是个至今只有六年户籍的新余杭人。好在余杭话和杭州话相似度较高,我虽然不会说,但听懂是没有障碍的。

赵老师说,一直听说自己的家如此这般的好,既是这么好,就给我写一篇文章来。方知,赵老师是余杭区多本杂志还有一张报纸的主编。就这样,我被居住地的杂志主编正式约稿了。

我是真心爱这个由爸爸、妈妈、我和他组成的家,所以

就满心欢喜地写了《我住余杭风水宝地》一文。虽然写得很顺手,但与心里的感觉相比,文字的表白还是苍白了一点,这让我有点怀疑自己的文字功底。

我硬着头皮交了稿,赵老师几乎是立马来了回复,幸亏不是让我改稿,而是说:来点照片。我就顺手挑了几张当年春天在小区里拍的鲜花照片传了过去。

赵老师说,咱们能不能不玩虚的?这是纪实哦!

我又从电脑里找了些家人的生活照片发过去了。

赵老师又说,作为家人的作者是不是应该露一下脸?

好在我教会了妈妈用手机拍照,平时妈妈也时有抢拍偷拍我的一些照片,我找出来后又发了过去。

赵老师又说啦,你说这个家在风水宝地,作为家的形式——房子是不是要给它拍个照片呢?

我举起手机,站在客厅的玻璃幕墙边,拍着对面的房子。再一次交差。

赵老师问,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烦?”

说真的,我不但一点没觉得烦,反而觉得很惶恐自己的拨一拨动一动,觉得碰到领悟力太差作者,编辑真的会操碎心的。同时对赵老师主编的要求这么精准的杂志充满了期待。

赵老师二话不说,第二天就给我寄来4本往期的杂志,有《临平山》和《苕溪》。不久,刊有我文章的那期《苕溪》也如期而至。从约稿、编稿、审稿到杂志出版,到我拿到样刊、稿费,前后不到一个月,这样的神速高效,让我喜出望外。

杂志用的是古朴、自然、悦目、柔和的轻质纸,装帧设计素净雅致,内文版式编排简约大方、图文并茂,内容全都接接地气,鲜活清新,像清澈的河水、春天的禾苗。自己的文章、照片能上如此有品位、有档次的杂志,觉得太荣幸了!

更幸运的是,赵老师多次约我写稿,他还非常热心地把

我介绍给我所在的闲林街道的文学社团,让我快速找到了归属感。后来在一次参加街道文学社的采风活动时,不知道是谁提到了赵老师,然后就听到众口一词的称赞:“赵焕明老师真诚助人,如春雨润物细无声……”

其实,赵老师自己的文学之路走得也并非那么顺风顺水,1965年,20岁的他很无奈地终止了代课老师的生涯,下乡插队9年。对于知青岁月,他并非只是一味地感觉蹉跎,他觉得至少有三点收获:一是亲身体察了农民的疾苦,学会了从最基层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;

二是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至今往来密切,学到了农民正直、勤劳、朴素的品质;三是这段人生历练为他之后的文学创作获得了重要的源泉,已出版的《焕明诗文六十四章》、诗集《曾经沧桑》中的主要素材都来自农村生活,在散文集《草色遥看》中反映下乡插队生活的也占有一定比例。

所以,他无论是做报社的

编辑、记者,还是任区作协主席、诗词楹联协会主席等文学工作时,始终在踏踏实实地做着各种组织工作,为余杭培养了不少作者。尤其是扶持外来打工者中喜欢写作的人,赵老师不仅帮着修改稿件,还把他们的稿子推荐出去发表,介绍他们加入区作协等。有人出书请他写序,基本上有求必应。有不少人之所以把余杭当作第二故乡,做了新余杭人,除了这个地方能够让他们安居乐业之外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这里像赵老师这样待人至仁至诚,不遗余力在文学上给予指导并助推他们。

而我写下这些文字,是因为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忐忑:老余杭人却在临平工作常住的赵焕明,在余杭临平分区后,还会和我在同一个区吗?毕竟,在文学圈内,良师益友如赵焕明,弥足珍贵。我觉得文学创作确实非常需要交流,文人间亦需要有相惜相亲的氛围,终究文学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。

## 百姓故事

## 我曾经的一些事

■河流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在家乡约3000人的国企工作。那时企业吃大锅饭,干好干坏一个样,产品又卖不出去,最后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。

为改变这种现状,领导让我承包企业营销工作,但条件又非常苛刻:一是取消原工资级别,自负盈亏;二是产品必须按出厂限价销售,超出限价后方能按百分比提成,上不封顶,下不保底;三是无条件接收原班人马。

什么“上不封顶,下不保底”,这产品还能卖出天价来?说“下不保底”倒是实话,东西卖不出去,工资也就没有了。这不整个一赶鸭子上架吗?

带着责任,顶着压力,在朋友的帮助下,我借了钱就去深圳和海南。

我沿着广东漫长的海岸线走了个遍,几年下来后,我终于在营销上闯出了一条血路。我这一干就是六年,企业也因此起死回生。

就在第六个年头将结束之际,一破产企业领导被安排到我厂任副厂长。让人没想到的是,随后这位副厂领导,竟然踏上我的“宝座”,不久便让我虚升半级。

我心有不平,随后便离开

了企业,停薪留职到了浙江工作。来浙后不到两年,就听说我原先的企业又因经营不善面临破产。奇怪的是,此时老厂长又想到了我,并说我的关系还在企业,还算企业的人啊!当时,我真有点哭笑不得。没过一年,那企业终因资不抵债而破产改制。而我则庆幸自己及早抽身。

这么些年过来,让我记忆颇深的镜头是,到浙江工作后的第九个年头,我携所在单位部分优秀员工以“浙江省工人先锋号”名义,在区总工会的组织下去了向往已久的舟山群岛疗休养。

下榻之后,朱家尖海边那么多精美绝伦的沙雕,大家都没放在眼里,直接奔大海而去。我不禁哑然失笑。是哟,毕竟很多人第一次来大海边,谁不想快点一睹它的风采?不知是谁还对着大海高声呼唤:“我来了,美丽的舟山群岛!”

夏日风情,这片海滩显得格外优雅美丽。蓝蓝的天空,飘浮的白云,层层叠叠,云卷云舒。

我一直在想,我真该像这片大海一样纯净清澈,忘掉过去的一切。夜幕降临了,当我又一次回望身后那一串脚印,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与惬意。

## 闲情逸致

## 天空的信笺(外一首)

■钟迪良

天空如画

彩虹架起相映生辉之桥

空中显得如此神奇

吸纳世上一切柔和色彩

河流在大地上流淌

家乡像自然的部落

在五彩当空下

捎来一封季节的信笺

万物如此静谧

赤橙黄绿青蓝紫

让你接受霞光的抚摸

也打开理想翅膀

心灵随美好而飞翔

## 与夏天相逢

与夏天相逢

你会注视那池塘里的

那些荷花

还会听到蜻蜓